

范忠宣公

范忠宣公奏議卷下

繳進後漢光武詔書

神宗元豐八年哲宗即位公時知慶州

後漢光武報臧宮等詔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
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
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
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
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
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
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家無善政
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
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北狄尚強而屯田

警備傳聞常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
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

臣伏見夏國差人詣闕多日未見放回近日探報賊中
事宜漸却添屯兵馬必是發情疑阻却欲別生邊患伏
望聖慈以陝西生靈之故稍從其欲使復常貢庶幾可
以罷兵俾華夏復見太平則陛下好生之德洽於生靈
祖宗社稷享萬世之安皆在陛下一言之賜爾臣常讀
後漢光武報臧宮馬武詔書良有深戒臣恐陛下欲聞
謹錄繳進惟聖心採擇

論蕃官久例在漢官之下

元豐八年四月公時知慶州

臣昨准兵部相度欲乞應蕃漢官非相統轄者並依官

序相壓其城寨等管轄蕃官即依舊在本轄漢官之下
詔依兵部所乞契勘諸路蕃官不繫官職高卑久例並
在漢官之下此所以尊中國而制夸狄也行之永久人
情安熟雖蕃官之甚黠狡者亦不敢有覬望等輩之心
蓋分義體勢不得不然上下遵承自無爭較况蕃官職
名雖高只是管幹部族人馬凡部族應有公事並須從
漢官彈壓理斷及戰鬪亦並用漢官使臣統制驅策故
于平日必使名分相殊體勢相異則緩急之際不失統
御今若無故忽更舊制悉依漢官之法便與不相統轄
之官依品序位即邊上使臣及京職官當在蕃官之下
者十有八九而沿邊將副使臣纔過替移或於它處出

入相值坐席相同便合在舊蕃官之下人情之間豈能
堪此况夸狄之性兇狡尚氣當務裁抑驕慢之心豈可
輒啟契勘緣邊使臣任滿多是就擬鄰近城寨差遣他
日或再相統攝即漢官使臣中必有攄憤報怨之人而
蕃酋之徒既以等輩自處必生嫌恨致統制官司煩于
處置開端生事爲害不小防微杜漸實在于此伏望朝
廷詳酌特賜指揮諸路蕃官各依久例不得與漢官敘
班並在漢官之下所貴不失中國夸狄尊卑之限絕蕃
酋驕慢覬望之心統制有常不爲後患

奏乞詔内外臣條陳利害

元豐八年六月公時知慶州

臣伏覩六月二十三日詔書應中外臣寮及民庶並許

實封直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者有以見聖心求治之深也臣雖至愚不敢泯默竊以陛下方啟重熙之運布日新之政天下之人翹首以望至治固未聞闕政之可陳也所謂民間疾苦則陛下臨御之初聊整數事而百姓歌舞歡呼者是也蓋近在畿輦之下事理著明者陛下得熟聞而更之其在僻遠幽微者則陛下莫得而聞矣固宜明詔四方詢求之廣也然中外臣民猶未能深副聖意極有所陳者蓋民庶之愚雖有疾苦不能自言嗟舉人胥吏有能言者又以利害不切於已而不言也臣寮則亦有不能言者矣或有所畏避而不言者矣有疎遠而謹靜者矣有怠於憂國愛人者昔未嘗言而今

愧於言者矣如此者皆不言也倘非陛下深詔執事及羣有司使各罄其所聞自陳於上則懼聖詔將爲空文而天下之情終不能盡也蓋向來朝廷脩立法度付之有司以施於天下固欲便民而益國也如慈父寄食哺兒意豈有不善者而哺者無愛兒之心不量飢飽多少之節曰唯知哺之而已不恤其他則兒不病而死者幾希矣今吏人行法者不恤民之利害惡欲曰唯知行法而已不恤其他則宜其百姓疲弊而無告也然則郡邑之弊守令知之一路之弊職司知之茶鹽利害民兵刑法差役之弊提其局及受其害者知之軍政之弊三帥與將領者知之邊防之弊守邊者知之伏望陛下特下

明詔內則敕六曹四司九寺三監三帥百司外則敕監司提舉提點邊臣牧守以至令佐監當曹掾各使條陳本職及所經歷之利害無或隱蔽曰某事利人益國可以興行某事煩密勞費可以簡省某事蠹害公私可以釐革限一月內聞奏亦可因其所陳畧知其人之才識然後陛下叅命近侍與大臣審擇而行之流爲需澤被於萬方如此則朋龜獻兆庶績咸熙堯舜三代之政可不勞而成唯陛下留神省察特賜施行則天下幸甚

奏乞保甲并用冬教

元豐八年七月公時知慶州

臣伏覩提舉保甲司牒准樞密院劄子指揮鈐束保甲子弟不令聚集飲博即遇閒暇於本家閱習事藝切緣

保甲每月雖蒙指揮併教兩日或三日比之自來全少
然未免往來聚集有妨農務蓋子弟慣入鎮市漸喜游
惰託以脩葺弓弩箭器或期約同保私閱爲名不肯專
意生業官司及父兄終難鈴束覺察自古三時務農一
時講武又曰皆於農隙以講事此古人不易之法所以
東作西成得盡其力三年之食可足武藝不廢民力不
窮三代興王同此道也蓋農事播種斂穫不可少有失
時常如寇盜之至苟一日愆期或致終歲之闕則職在
勸農者所當申陳也臣今欲乞應三路教閱保甲計一
歲合教日數併就農閒之月其餘月分並歸農業則官
司與父老易爲拘管不唯農不失時亦因併教多日事

藝必得精熟

奏乞揀閱保甲

元豐八年七月公時知慶州

臣伏覩進奏院狀報七月六日奏聖旨府界三路保甲自來年正月以後並罷團教止令每歲農閒月分依義勇舊法赴縣教閱一月所有差官置場準備軍器及教閱法式番次按賞費用等仰樞密院取索會校措置條畫與三省同共立法取旨施行臣愚竊以先帝留神訓練保甲今已是累年其間甚有人材武藝超出羣衆者乞並給盤纏赴闕委殿前司揀閱其間人材事藝可及諸班者與等第於諸班至散直殿侍安排如不願者委逐路安撫都總管司合量材於敢勇敢效用或弓箭手軍

員十將內安排更不願者即於本鄉保甲守闕副都保
正或依弓箭手例特置正副都頭指揮使都虞候都指
揮使等階級及立定年限遷轉候至都指揮使與換近
下班行則人人皆有進身之望有所顧藉不肯輕易犯
法其間武藝尋常惰於作業者即委郡縣覺察仍許父
母尊長陳告與刺充本土禁軍上可以增壯禁衛次可
使強民有歸下可絕敗羣游惰之人及免凶年饑歲聚
爲寇盜如此則聖制曲盡久遠無弊茲古人所以慮事
於未然弭患於未萌也天下幸甚

荅詔論西事

元祐元年二月

詔曰勘會夏人自神宗皇帝升遐後來遣使弔慰祭

奠繼以告國母喪進遺物今者又復遣使入朝謝恩
使人比來外示恭順稍可見矣然戎情狡獪未測其
誠心何如耳如向者所得邊地雖建立城寨亦慮孤
僻不易應援棄之則弱國威守之則終恐戎人在念
卿久在西塞深曉邊情當此宜罄嘉謀輔予憂勞可
條具邊計合如何措置向去如何守禦親書實封聞
奏無拘以文者

臣奉命皇恐不知所措蓋臣智識迂昧計慮不長何足
以仰承聖問上副天心雖然臣蒙被大恩未有補報敢
不竭心悉慮強勉以對以成陛下詢于芻蕘之善臣竊
見夏國自朝廷用兵以來近漢之民頗失生業並塞二

百餘里不敢耕種其國上下之人皆欲講和又自陛下
臨御之初聖政鼎新凡有不便於民者悉爲蠲除每詔
令一下民間謹呼鼓舞以至印賣傳播謂之快活條貫
此事即時聞於夸狄又邊上臣寮亦多體朝廷之意不
縱侵擾以此夏國必謂朝廷待之異於前時所以遣使
入慰探朝廷之意朝廷待其初來之使禮意既厚是以
接續肯來以至累次不失恭順而終未敢復言請地者
其意應爲前來朝廷拒之太峻却慮啓口之後更失朝
廷之意則和好愈難今聞夏人又將到闕願選擇押伴
臣寮使與推誠語論因而談美聖政及陛下好生惡殺
捨已從人之德彼必有所對荅則夸狄之情亦可測見

若有願和之意則可令押伴臣寮自作意度說與自用兵以來甚有陷蕃官吏軍民見在西界若夏國盡底納與朝廷待將虜到生口賜還夏國如有邊上未便之事亦可因而陳請朝廷必應量度應副彼若云前來已曾請地入貢蒙朝廷不允則可荅云前來請地乞貢是梁氏之意宜其朝廷不允今梁氏已死朝廷與國主必無所難彼若無對荅則乞委延州趙鼎宣布此意其肯還生靈及來請地則可曠然降詔許之亦不須疑其狡獪難測彼將陷蕃官吏軍民押在界上即却將向來所得邊地及城寨内外所居漢人屬戶先次漸令移入近裏并勾集前後虜到夏國生口亦在界上先且立定誓表

預約期日兩相交還如此措置則取舍有名於國威無損其有向來所得邊地雖是建設城寨其間實有孤僻不易應援供餉之處留之則戎人必須在念邊事難息若却換得陷蕃生靈不惟無損國體兼和氣充塞天地陛下聖德超越古今爲中國無窮之利矣若趙禹諭意不肯換易及換易之後尚生狡計別有邀索則朝廷自可絕之嚴戒邊臣堅壁靜守任其所爲如此則我直彼曲我逸彼勞我直彼曲則人神共怒滅亡可待我逸彼勞則雖久不來庭於王道無損所有交地之際及宣布之時其間合有意度節次更委趙禹條上不得落賊姦計臣倉卒畧具大槩仰荅聖問未能詳盡如蒙召對尚

有口奏事件得以粗陳更在陛下擇而行之天下幸甚
貼黃臣所知邊事只熟知環慶及粗知鄜延其他
路分非臣所知臣今所陳乃王體當然爲萬世之
法非一時之利害也又其宣布意度及換易事節
先須只作押伴臣寮及帥臣意度者竊恐戎人萬
一於應對之間失禮不遜則於朝廷無損又將來
夏人回日必有答詔便可獎諭其累次遣使恭順
及喻以解仇釋怨罷兵息民之意

元祐元年二月公自慶州召入具奏乞賜宣召

上殿面呈邊事奏入太皇太后遣中使以實封手詔賜公及呂大防令條具措置守禦公上此奏

畫夏國疆界三策

元祐元年公自慶州召拜右諫議大夫

臣竊見前日簾前文彥博等諸執政論疆界事宜其時

以諸臣奏對已多臣雖有管見不敢久煩聖聽欲於別日奏陳而臣今病假在家未能如心竊慮夏人在庭議論日逼謹先具條列聞奏若以所得夏國地土換易陷蕃生口如此則便可罷兵息民陛下仁惠之化得以久行堯舜之治可以速成此上策也又蘭州定西城聞元是西蕃境土後來方屬夏國已有景德中誓表更不虜掠西蕃彼雖堅意欲之我亦留之有名徐委邊帥婉順商量雖便未可罷兵彼應難便猖獗此中策也又若留塞門吳堡義合而止棄遠處難守二三城寨則朝廷與之不足以示大恩彼雖得之不足以副其欲如此則兵必不解夸夏難安陛下仁惠之政何由復施勝負安危